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彈事

任彦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二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梁與曰高祖即位助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法司馬

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古前一尺無却顧望避敵法曰

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顧望避敵法曰

切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至乃趙母深識乞

不為坐史記趙王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

妾得不坐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

文選卷四十一



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今日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

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臣昉頓首頓首死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死罪家戮也

罪死罪竊尋獯獯侵軼躐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珽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

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玁狁是以淮徐獻捷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河兗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兗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

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

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比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石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

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伏沿北征鄢郢吳志曰

日有千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朱世故使狡

虜馮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猶也左氏傳故

司州刺史蔡道恭劉潘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

病猶自力攻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声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

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率勵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汧

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率勵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汧

率厲有方司馬遷書全城守死自冬徂秋潘安仁汧

曰常思奮不顧身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

臨危奮節保穀全城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

論語子曰守死善道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

烏支山毛詩曰鋪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

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入

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戊巳校尉恭以踈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



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  
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  
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楊水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陽  
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則單于之有久懸北關  
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則單于之有久懸北關  
宣帝詔曰傅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關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主而已哉

漢武帝遣因村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  
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詔

命致討所向風靡故使蠟謂音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  
毛詩曰旋車言邁故使蠟謂音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  
功臣反者蠟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种式等蟻聚方復

按甲盤栢緩救資敵甲魏志曰自困廣雅曰盤栢不進也李  
期上書曰今遂令孤城窮守方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奕  
逐客以資敵

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韓信曰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  
不援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

### 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

### 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

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

至三關頃兵不進開司州後成有司奏延頸罪景宗聞之輒  
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所問三關延頸二成名也管

去州伏無耻不可以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成名也管  
子曰民無耻不可以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成名也管

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訶訶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  
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吏言語漏洩則職效之由不有  
守其一又范宣子教諸戎曰疆場吏言語漏洩則職效之由不有

### 嚴刑誅賞安實景宗即主

賦曰峻法嚴刑而天下振西

傳曰實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  
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  
句臣當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

下讀也



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遘茲多幸漢書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先封蕭何為勳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軒馬勞顧居臣等

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穽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

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今諸公

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

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負檐栽菰鐘鼎遠列左

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庶雅曰列陳

也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

寡人和諸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

戎然也子曰大夫恬然無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喻巴蜀曰肝腦

為與造化逍遙也令閉城中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冰功生曹死蔡優劣若

不辭也且道恭云遊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

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

也鄭玄曰改姓昔漢先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

然有面目也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

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

坐知千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

者負敗故能出必以律鎚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

鎚漢書曰二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

略不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克國頌曰料敵奉而行之實

弘廟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正而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庸固

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也



理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如劇曜縱逆西都聖朝乃顧將

一車書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天夷狄之為患聖朝乃顧將

表曰園陵辱於非所早朝承此默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

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

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亦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以偏裨將帥絀切諸應及

各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遣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一首

任彦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

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

北人也敦陸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

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猶或非

之風懦夫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

而常為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

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

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

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遠婢綠草

私貨得錢並不分遠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



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  
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  
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遂  
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  
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  
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  
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  
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  
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  
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

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  
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  
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  
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  
音劉整兄寅弟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  
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  
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  
是米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  
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米音及奴教子楚王法  
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米音其道汝偷車校  
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  
龍牽實非米音所偷進責實妻范奴荀奴列娘去二月九  
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米音所偷荀奴與郎遂  
往津陽門羅米遇見米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荀奴登  
時欲捉取遂語荀奴已爾不須復取荀奴隱僻少時同視  
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荀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米

荀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罰當伯教子列孃彼奪  
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今史潘僧尚議  
整若輒略兄于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  
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  
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閭闔茸名教所絕史記太  
李斯自問閭歷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諛得志世說  
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陸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漢書曰班伯出  
地何為乃爾羣在綺縠統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長弘曰毛得  
之間非其好也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釁與桀同誅漢理絕通問而妄肆醜  
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郵都側目而視



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成論語

也莠醜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問第五倫曰謝承後漢書曰或

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

汝不聞乎昔警吏有子曰舜舜事警吏也小捶則行過大

杖則逃走故警吏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也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學篤行弟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

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曰

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洽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

曰我素所服食身口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

所安後徵拜侍中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詠與寡嫂訟田遂不仕未見孟

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顏延年陶徵士已見上文整之撫

偽昔人睦親衣無常主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謂賈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

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弘大慙

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

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

曰寧逢惡賔不逢故人惟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黃酒兩家

惟交質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

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婦

人車飾鄭玄曰惟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檐褊為童容

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曰人故

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

曰人之無情何謂之人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

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連應洗之源委之獄

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實其宗



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

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左氏傳曰

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

疑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若乃交二族之

和辨仇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 禮記曰婚禮者將合

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仇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華吳都賦曰窳隆異等

孟子曰先聖後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 尚書曰八音九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

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甲我孫綽自宋氏失御禮

教彫衰 荅賓戲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范曄後漢書霍

子孫衰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姻婭淪

雜罔計斯庶 毛詩曰瓊瓊姻婭則無腆仕毛萇曰兩壻

也 賈道 鄭玄周禮注曰明日腆顏曾無愧

畏 丁德禮屬志賦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慙於人而無怍孔若

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 左氏傳史趙曰遠世業之可懷

之家前徽未遠 左氏傳叔向曰晉舊臣之族也 既壯而室

卓隸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



竊貨莫非阜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

傳曰人有十等士結禱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

毛萇曰禱婦人之惟也毋成女施於結禱國語曰越志士

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御

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高俗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言思清敝俗者也禮記天子負斧依為斧文屏風展與依同

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臣實懦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

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網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庸為上言四姓推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

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諉佞

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

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毋墓已壞荆源雖

人品庸陋賈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

鄭人為右僕射周禮曰人命作牧鄭司祖少卿內侍惟幄

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

源類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

而托姻結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魏行廢玷辱先人名源人身在遠輒攝



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

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

中至司諫校尉荀綽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

州記曰舊高平人也對策曰家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宋博曰

等曰閱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

吳郡正閣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

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

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主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

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

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可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其為

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是駭物聽也尚書音義曰連親姻

施政而潘揚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揚仲武誄曰潘陽之睦

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腰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

第曰女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

過鄭伯有賦鷓鴣之賁賁趙孟曰牀鄙情贅行造次以之

第之言不踰閫杜預曰第賁也牀鄙情贅行造次以之

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

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

曰更為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言其遠慝信當此簡

繩譽糾謬臣謹案南郡丞王源承藉世資得參纓冕音義

格其非心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

有地資也秦同人者貌異人者心



人而有禽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

獸之心也布買絲匪來買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

與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

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豈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

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曰管管知人所舉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

雖自已作陸雲答兄書曰高茂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曰

也茂與憺此風弗翦其源遂聞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

古字同曰周民可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

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臣等參議諸以見

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

當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

云云

賤

蒼臨淄侯賤

揚德祖典略曰揚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

臨淄侯以才甚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孤州年載毛萇詩傳豈由愛顧之



陰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易曰君子豹誦若命蔚矣其文變其文蔚也誦

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若仲宣之擅漢表陳

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此諷誦也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宣仲

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士衣孔璋寤身袁氏故云冀域偉

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故行淪飄許京政云豫德璉時居

汝穎故云魏也食邑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賦采風聲仰德不暇之風聲

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也吹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

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遠望曹植足下高視於上京

德光贊大業而已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名也旦

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吹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且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不

道法自然鍾會曰莫同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無得踰焉不可毀也脩之仰望殆如此

矣是以對鵲而辭作暑賦脩為鵲鳥賦亦命

亦作之終日不敢獻脩為之而脩辭讓

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使越絕書

使刊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有

千金然而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珠絕

漢書相譚曰揚子之書文相

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知所出故曰自然

又嘗相

見執事

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老子曰

天法道



凡庸也

史記曰孔子在位也也至於為春秋筆削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

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

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

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言變易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

孔公風雅無別耳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脩家子雲老

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

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

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

儂邪

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

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

之英聲

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銘功甚

鐘書名竹帛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後秦來圖敗功魏

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斯自雅量素所

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報受所惠竊備矇聵誦詠而已

詩曰矇聵

敢望惠施以黍莊氏

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恃惠

比惠施之德以黍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季緒瓌瓌何足

以云

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詠文章魏志曰反荅造次不

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穎川人少以文

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

薛訪車

子能賦賦轉與蒞同音欽牋還與余而



盛歎之雖過甘不實而其文甚顯也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頃諸鼓吹求異妓時都尉蒞門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

商獲麟能喉嚨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

子注曰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

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士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聲抗高也

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密曰聖人姓承天以立五均均

施絃及與黃門鼓吹温胡佚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

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口樂為理樂喉所發音無不響

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

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價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

傲叔向以其所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

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

奏胡馬之長思馬依北風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

西陽涼風拂衽衣衽也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

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納審姐名

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

曰然驥與顛音同也其史納審姐蓋亦當時之樂人声類

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

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竊惟

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



想御聞必含命權其事速訖旋侍尤盛寓目階庭與聽斯  
調左氏傳曰得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欽死罪死罪

###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

冀州袁紹辟之使與密事紹死魏太祖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世之才乘青萍干將之器漢書爰益諫文帝曰陛下有高

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

豫棄却寢伴為死人也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

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

吾君而我不可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

自終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而

丁割鐵於用乃越絕書曰楚今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說苑曰西

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拂鐘無聲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

候船人曰子渡河而弱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

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

錐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

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

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

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

炳說文曰焱火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

况於駑馬可得齊足

星流矢騫則莫若益野騰駒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

楚辭曰驢驟偃蹇而齊足

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宋玉諷賦曰臣接琴而鼓之為

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

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宋玉諷賦曰臣接琴而鼓之為

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

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宋玉諷賦曰臣接琴而鼓之為

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

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宋玉諷賦曰臣接琴而鼓之為

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

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載懽  
王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闕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謹  
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琳死罪  
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畧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

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息哀之隆形  
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昔侍  
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曰武帝

是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陳平  
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  
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徐  
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  
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若乃邊境  
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傾又息夫躬往者孝武之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  
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  
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立壽王見



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弃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其與聞之

生度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二十餘篇爾雅而尚度幾也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鵬鳥賦曰他為後

來君子實可畏也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臧戶

也何休墨守曰優游典籒之揚休息篇章之固發言抗論窮理盡微班固答賈

乎術藝之場休息手篇籍之固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文帝

也此眾議所以歸高遠也所以同聲周易曰同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豕豕生贖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遊宴之歡難可也慎子曰又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

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時邁齒載徒結切尚書曰日

不勝悽悽尚書曰悽悽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耋老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罪在元城與魏太子歲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歲一首



吳季重 魏畧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 鄭玄禮記注 曜靈匿景繼以

華燈 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 雖虞卿適趙平

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

成王一見賜金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

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

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

後不識所言 孔安國尚書傳曰沈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

前未知深淺 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地形察土宜 左氏

媚人曰先王疆理 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漢書有恒山郡張

天下物上之旨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漢書口上東擊

書代郡有平 重以詆水漸漬疆宇 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詆水受首唱

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請亮成安之失策 漢書成安君陳餘

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陳餘 詆水上奇譎謂南望邯鄲想

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 東接鉅鹿存李齊

蘆藺之風 故思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時吾常食監高祛數為

之流 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

在鉅都人士女服習禮教 西都賦曰都人士皆懷慷慨之

節包左車之計 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

其輕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而質闇弱無

絕其後兩將之有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 而質闇弱無



已見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

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至於奉

導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下無底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

有作福作威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

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

後皆克復舊職進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

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

太守君猷承明之慮由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

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張

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為膠

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

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質爾

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聊以當觀

###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減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

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

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



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

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昔伊尹有范氏之媵由證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

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周公籍已

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

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

麾乃封營丘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

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

父於齊營立魏書荀攸勸健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

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自是以來功薄而賞盈者不

指旄皆太啓二字跨州燕國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

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

公羊傳曰魯人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紀曰天子策

至令以為美談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翼輔魏室以綏天

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

以復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

羗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

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

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揚賦曰靡節西征羗焚東馳封

禪文曰昆蟲聞澤回首面內劇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

秦美新曰迴首內響喁喁如也問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三越

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

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

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

罷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漢書有以孫權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宇內康

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

盜賊伏隱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

服王化獻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其樂舞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

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功盛勳光光如

彼國土嘉祚魏魏如此內外協同靡僭靡違由斯征伐則

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濟教大成定三華隱五月

勝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

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揚

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

聽父曰近無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栢

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莊

曰舜讓天下於子洲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

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

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為鄰

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

室牋辭子隆  
世祖武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

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汙行潦

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駕蹇之乘希沃若而冲疲班固王命論曰

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蹇

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謂

柔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

也哀入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皋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

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岐路西東或以歎喏

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况

雍門哭見於孟嘗君嘗君為之嗚咽流涕歔與嗚同况

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擁歸也孟

子曰子浩然有歸志曹邕邕若墜雨翻似秋帶潘岳揚氏七

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邕若墜雨翻似秋帶潘岳揚氏七

葉落樹貌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雨眺實屬流

矣耶葉落山詩曰在天無日月命如秋葉帶眺實屬流

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哀采一介抽揚小善尚書

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又哀采一介抽揚小善尚書

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曰太公曰好用小善故捨耒場

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東園三

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為東

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

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

臣聞楚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通帛詩曰旃劉向七言曰讌

有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通帛詩曰旃劉向七言曰讌

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

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記榮立府庭恩加

乘於後車毛詩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榮立府庭恩加

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長首賜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

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潢汙行潦

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駕蹇之乘希沃若而冲疲班固王命論曰

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蹇

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謂

柔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

也哀入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皋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

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岐路西東或以歎嗚切淮

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况

雍門哭見於孟嘗君嘗君為之嗚咽流涕歔與嗚同

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

予曰子浩然有歸志曹邕邕若墜雨翻似秋帶潘岳楊氏七

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邕若墜雨翻似秋帶潘岳楊氏七

葉落樹飄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雨雨眺實庸流

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帶

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哀采一介抽揚小善尚書

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太公曰好用小善故捨耒場

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曰庶小善之有益故捨耒場

左氏傳曰

班固王命論曰

馬亦蹇

沃若謂

山林與

切淮

與

孟

七

如

流

流

流

流

流

流

流

流



九陽 撫臆論報早警肌骨 演連珠曰抱臆論心陳思王  
骨 不寤滄溟未連波臣自蕩 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

魚馬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滄溟渤澥皆以喻王彼臣旅翮皆自

清切藩房寂寥舊葦 潘房王府舊葦眺舍也劉楨贈徐幹  
傳曰華門主賓輕舟反溯弔影獨留 神賦曰浮輕舟而上

形影相弔五情愧被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搜天子傳西王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如尚能

楚東去德滋水思德滋深夫越之流人曾去國數日不見其  
所見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唯待

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 預左氏傳注曰餘艤舟名也杜

朱邨方開効蓬心於秋實 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  
邨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如其

簪履或存衽席無改 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  
亡其時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

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  
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所臥也而君棄復身填

曰願以妻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  
漢書中山靖王曰不任犬馬之誠 臣史記丞相青翟曰

到太司馬記室牋一着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太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

劉歆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問曰

擇吉日之令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剖符封侯或以德顯

朱澤與彭寵書曰他通含生之倫此身有地曹植對酒行

自代以為功高天下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

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曰信以守礼礼以庇身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

吾託士人之未列咳切若改唾為恩眄睐成飾

曾受教君子哉咳切若改唾為恩眄睐成飾注子孔子謂

聞咳唾之音古詩小人懷惠顧知死左論語子曰小人懷惠

曰盍死暉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

吾未獲死暉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

曰盍死暉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

吾未獲死暉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

吾未獲死暉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

吾未獲死暉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

吾未獲死暉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

吾未獲死暉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為記室昉亦戲高相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為記室昉亦戲高相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為記室昉亦戲高相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為記室昉亦戲高相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為記室昉亦戲高相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為記室昉亦戲高相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為記室昉亦戲高相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為記室昉亦戲高相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為記室昉亦戲高相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者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廩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城烈易

矣詩曰善戲謔方漢書衛青曰臣幸得侍罪行間左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

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淪變也

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

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相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

結聖人之網不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

鯀驕君之餌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

蟻虱相弔大厦成而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易曰易有

鸞雀相賀憂樂別也

兩儀楚辭曰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栢文扶轂上林賦曰孫

賦曰齊相曾神功無紀作物何稱既無功德幽玄同夫二者

不足使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既無功德幽玄同夫二者

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

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

為人司馬彪曰府朝初建俊賢翹者阮籍奏記曰群英惟

造物謂道也

此魚目唐突璵璠魚目似珠璵璠魯王也雜書曰秦失金



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虎將以璣也  
融汝頹優劣論陳群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  
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千載一遇者也

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雖則隕越且知北報  
侯曰小白  
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恐隕越于下毛詩曰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國語申胥曰昔王獨行屏

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白士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小

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猶以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以辭也帝謂其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其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

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而加策命也蘊謂尊崇奉被還

命未蒙虛受以易曰君子搢紳顛顛深所未

廷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

搢紳先王之畧術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告愬論語子曰蓋

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有能贖之者取

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女禮記注曰致之

言至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

未至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懼是以履乘石

而周公不以為疑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

乘石鄭司農曰乘石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

王所登上車之石也於漢水畔立變名蒼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



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鈴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有毛詩曰世

謂泰伯曰纘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

歎深微管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

受其賜微管仲吾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蕭順之生高

帝及元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及破

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陳待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

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

惟豫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言整衆也左

氏傳呂相曰我雖累繭救宋重胓存楚說文曰薰黑皴也

有大造于西設機械以攻宋墨子聞之有舍重繭往見

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

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石里一舍也重繭累胓也淮南子

曰申包胥累繭重胓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

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

甚盜鍾功疑不賞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慨然有

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也漢書

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是以王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瑤梁與曰東昏

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識曰叛惑如已王馬走

宋均曰女嬃已有羨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婚

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雲王禽宋均

曰謂殺閔龍之後庚子旦庚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捕

族王雲殺我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

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曹建牙

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摧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

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感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

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哀止哀東觀



漢記曰光武元齊武王以譜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

枕席有涕泣蒙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

義士之心奉忠正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楚辭曰使

以厲軍民之志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且

兮今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霸王興登山之神見且

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若海神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

走馬前走導也山戎孤竹東馬景從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爾雅曰罄盡也山戎孤竹東馬景從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

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

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

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天功以為已力韓詩外傳曰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足故不救人之可乎且明公卒

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傳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

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

爾道風素論坐鎮雅俗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子

曰或問雅俗曰溼不習孫呈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

周易曰古之聰明睿也驅盡誅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

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

之民比屋龜玉不毀誰之功

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

虎兕出於匣龜玉毀獨為君

不達通變實有愚誠通其變

劉表曰蓬伯恥獨為君某等

使民不任控款悉心重謁論

典冊式副民望君神之主而

廣雅曰款誠也伏願時膺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而滅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

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

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

即籍本有濟中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

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

六十日不

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

咸有一德泰門六符經曰中階上星

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

易通卦驗曰萬人

聞雞鳴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

下走為首牛馬走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

子夏處西河之

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小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

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

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箒也

鄒子居黍公

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

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

簪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夫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有也鄒陽上書曰布衣

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常帶之士怒乎呂

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

而道存焉

藉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

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

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路欲則負薪疲病足力不強

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

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王補

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息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手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一首



孔文學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蒼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

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閣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信

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

榮問休暢公二十三年孤突對晉憲公曰策名委質貳乃榮問休暢

幸甚幸甚

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相子新論雍

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

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今日身之

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

異類四方夷狄也韋講古豆毳川縠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

飢渴說文曰韋講切射講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毳縠毳帳也烏孫公主

歌曰肉為舉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

毒也廣雅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

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如賦序曰笳者

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



復無聊賈逵國語注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

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子歸受榮

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遠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

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心以自

明刻士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

終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

勉異方之樂支音令人悲增切怛耳方言曰怛憂也嗟乎

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故復

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武帝謂出征絕域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

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畧之集表云

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

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

然猶斬將居展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擗按取

服度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



也若六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出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

死如歸臣不肖不足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淳于免曰

奴既敗舉國與師劉兆毅果注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

臨陣親自合為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

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

胡馬奔走立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

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

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單于謂陵以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

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敵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

於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

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

如兩何休公羊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

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

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

漢

李

陵

李



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莫其驅  
醜勇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  
上報厚恩下顯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祖考之明也 曰重耳將自殺子復隨之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 亡具不

死三敗之辱卒 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史記曰吳

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

夫種行成於吳王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

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

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

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相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魯城壞墜壁境君其圖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忘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漢書曰公孫敖捕得

兵以備漢於是族陵 此陵所以仰天推直追心而泣血也足

冢毋弟妻子皆伏誅 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

囚繫韓彭趙醢 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

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

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官車

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

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陳平覺呂后使武士

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

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注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

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

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蕭錯受戮周魏

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趙肉醬也 蕭錯受戮周魏

見辜 蕭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

畏恐誅常被甲治之及曰寶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

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及曰寶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



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  
夫罵丞相曰嬰不敬遂論嬰弃市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

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

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

非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賈

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

大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

手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十

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廿八中有命世者二子謂流

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味以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

我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

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

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今廣出東道由小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

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象愠怒引兵出京

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

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共摩下曰結髮與匈奴

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甲于兵而大將軍令廣

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更年六十餘終不復對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一口以刀割剄為到姑畢

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

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物與常一人夜亡

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

告之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其事張勝以告武

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

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丁年奉

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老母

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山及還鬢髮盡白

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送子陽陵子卿年太夫人已嫁不幸此



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

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道千乘之

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

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

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卿

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

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比實難矣所以毋顧而

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載陵毋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

於死而主豈復以朕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

中誰復能屈身猶願還向北關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

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

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

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

官傑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

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時因北風

### 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



太史公牛馬走

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

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意氣勤勤懇懇

之兒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林

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僕雖罷駕亦嘗側聞長者之遺

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

而見允言舉動必為人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

曰獨鬱結其誰語為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欲為善當為誰為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

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以為世無賞者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

吾其報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也和氏璧山也由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

書辭宜點辱守也往與我書書宜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服虔曰從世此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

賤事家之相曰元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

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

報其書今安右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

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不可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人之端也取與者義之

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凡

能立志者行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潛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憐者唯欲

極也所可痛者惟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

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耻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迫切禮

記儒行曰安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

詬尋此二書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

好德如好色於是耻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

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

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同子參乘志不絲變色蘇林曰趙談

諱故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之人陛

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

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刀僕

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  
結明五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  
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  
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  
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  
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此時引維綱盡  
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闕茸猥賤也茸  
詰以為闕茸也呂忱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  
字林曰闕茸不肖也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不

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主上幸以先人之故

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

宿衛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

已方一心營職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務一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蕩蕩多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夫語助也論語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

舍異路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舍未嘗銜盃酒接

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主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須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蓄積也僕以為

有國士之風推一國之中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

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

師說文曰挑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切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地地高故曰仰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平當虜救死扶傷不給

顧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旃裘匈奴長咸震怖旃裘匈奴

言旃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

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

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類善曰類古

也說文曰類洗面也季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日盡沮張空拳以擊耳相寬益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

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千萬被堅執銳手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彎弓也

冒白刃比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

下騎陳步樂還以間步樂召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



後數史切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其味聽朝不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都上上慘愴都

切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實之類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其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毋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

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

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僕

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

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眈柴懈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

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

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

為陵遊說下遷葛刑貳師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奉奉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

一善則奉奉服膺而弗失之矣鄭玄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

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

愬者此具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

其家聲蘇林曰家世將有名陵降而僕又但之蠶室如

曰俚次也若人相次也志切今諸本作葺字蘇林注景

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

蠶宮今承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重為天

者屬少府顏監云葺城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天

下觀笑悲夫悲夫事士不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



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

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

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優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也蟻蚍蟻也

喻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

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

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所在耳太上不辱先

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也其次不辱辭令

言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其

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箠以杖

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蘇林曰宮刑腐傳曰刑

斷肢體受辱謂辱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傳曰刑

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

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猛虎在

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周禮注曰穿地為壑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故有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也

臣瓚曰以為憲吏刻暴雖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今交手

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



曰以圓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良地視徒隸則正

教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良地視徒隸則正

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力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羨里史記曰李歷卒于昌

王也崇侯虎讚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

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羨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

注曰伯李斯相也具于五刑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

長也伯李斯相也具于五刑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

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即中

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

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木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

趾答殺之梟其首趙廿六骨肉於市其謝謗罵詛者又斷舌

故言具淮陰王也晉人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

謂五刑也淮陰王也晉人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

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一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

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一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南面

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

耳高祖五年虜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王七年高

祖從平城過趙趙王且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奢之禮高

相箕踞罵詈其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

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

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拍人妻之置原上一過

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

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

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

反駕車與諸長安高下獄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室文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自立孝文後勃被

囚已見李陵荅蘇武書漢書青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

室若今之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

鐘下也陵荅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握應劭漢書注曰在手

曰桎梏兩手同械曰桎在足曰梏常昭曰桎梏兩手合也桎音

告李音撰李布為朱家鉗奴漢書曰李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項籍使將兵數窘漢三

三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合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滎陽  
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脫布衣  
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勝公許灌夫受  
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孫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  
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  
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孫過選其侯  
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  
張具將軍且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千酒後酒  
掃張具自旦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以語嬰嬰益千酒後酒  
蚡尚則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  
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  
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  
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收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  
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一乃罵賢曰生豈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沾謂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  
程將軍仲孫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背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

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  
百官表居室為此人皆身至正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  
保官今守官也此人皆身至正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

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也審矣何足怪乎孫子兵  
也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  
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

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  
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  
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  
人不必死



於名節也造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

次自表耳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

弱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紲一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灼

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婢常昭曰羗人以婢為妻生子

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

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勇而歸海岱淮濟之間罵奴

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

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後世也論語

子疾沒世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

人稱焉廣雅曰叔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

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用於帝紂乃

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湯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

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常昭曰美音酉蔡邕曰演

引之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自

也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

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

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離騷經莫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臏脚兵法脩列史記

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刑斷其兩足而

使人召臏臏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

威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趙趙急請救於齊齊

威王欲將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於魏果去邨與

孫子為師居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邨與

齊戰於桂陵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去邨與

大破魏軍



太子正立為王尊不常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  
 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  
 常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  
 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  
 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  
 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於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  
 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  
 通不常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  
 得恃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毒實非官者下吏治之  
 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常書曰君何功  
 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韓非囚秦說難  
 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欲以鸩而死秦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  
 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言秦王恨矣李斯曰此韓所著  
 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  
 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  
 不為秦此人情也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  
 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詩三百篇大  
 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爾雅曰底致也郭  
 璞曰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故  
 音指此人行事思今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  
 述往人知已之志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  
 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也空文謂文章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  
 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  
 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夫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通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



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

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

里所戮笑以污鳥卧切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

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

背露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

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

狂惡不改者謂之感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與僕私心刺力割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

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

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

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 揚子幼

漢書云揚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

免為度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

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退當

杜門惶懼為可伶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

有稱舉惲乃

作此書報之



憚林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

致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

反憚先聞知霍氏伏誅憚封為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

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督正也愆勲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

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逆指而文過言逆命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

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

志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二千石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應劭曰舊

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

負竊位素飭之責久矣論語子曰燕文仲其竊位者歟知

君子兮不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

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

以夷滅不足以塞責高欲以法豈得全其

首領復奉先人之立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伏惟

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

樂以志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

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



耕桑國語曰勸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當復用此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

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

逐降居三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

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馨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

歌者教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

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壤扣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糞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

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

見放棄也真曲而不自言朝臣皆諂諛也臣贊按田彼南

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

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

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此賈賢一之事汚切辱之

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下流為不寒而慄

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

而成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

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

夫皇皇求財初常恐匱乏者庶之意也皇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與有段干

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堯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

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臨安

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

西戎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

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與魏太祖虞頌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

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

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不

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如流茲暇日不安五

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

也二歲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

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單子獨

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來年矣春秋傳曰

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耻之公羊傳曰刑

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相公諱也曷為為相公諱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

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

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

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

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



絕交論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

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則孝章可致

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

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

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

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

得於是遣使者賞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求至而千里之

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

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

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

於是暮年而千惟公臣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

里馬至者三焉術實湏得賢珠玉無蹊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

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

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

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

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

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

賢士與共圖以聖先王之德也願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

是昭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就於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

不解居蟹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又曰今燕霍其民而王征之人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

北首音燕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

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中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

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燕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主莊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謂京使居之謂之京

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郵北郵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

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賤繕甲兵

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石乘以

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平邱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

奔共書曰鄭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

名字謂譽聲遠聞也漢書

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

遠聞也漢書二者皆為國耳即

任欲權時救急

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二者皆為國耳即

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

通

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



靈公比以趙盾驟諫次甲將攻殺之靈軌乃倒戟以禦之  
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一人荷戈而從之  
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餽且死君  
捨食以饋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若有事必赴之是  
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死士勝毋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  
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勝毋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  
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一三綬者古人兼官者  
一官一綬若擘後漢  
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  
以下鴻至薊以寵卿間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  
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伯通與吏民  
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  
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  
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  
嘉名造集鳩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  
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

伯通與耿俠遊

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

世祖子曰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答頡篇曰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

時遼東有承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

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為遼東承也白頭承未

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曼漢書注曰六國之時其勢各

盛靡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

天下幾重列郡幾城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

曰以區區之宋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

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不知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

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

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長為辭后惡法求為功

臣鑒成豈不誤哉戒本云末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別蓋錄

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

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尊者所痛而為見讎

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外寢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

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遣子密等至于后

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關封為不義侯

###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 陳孔璋

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

盛稱彼方土地刑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參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

九月二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

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左氏傳趙孟曰懼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

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

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

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而我軍過之

守險千人不得上



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

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未足以喻其易雖云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尚書曰臣聞天故唐

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

邦毛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詩書歡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

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

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

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

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

于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左氏傳闞廡曰師克在和不在昔鬼方孽昧崇虎讒凶殷

辛暴靈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

文王有退脩之軍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然

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勝殷焉有星流景

集颺奪靈擊長驅山河朝至若春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

長驅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

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而來示乃以為

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斃力一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

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何者

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

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

師聞殺王子比干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宮

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所謂輔車相依胥亡齒寒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季梁猶

在強楚控謀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闔伯比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

曰季梁隨賢臣也既至衆賢奔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

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繁帶為垣高不可登折

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

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

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曰亦曰吾知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

持守圍之絕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若乃距陽平據石

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據八陣之列騁奔

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

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

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教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夜

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

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

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焉肯土崩

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肯土崩

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



爛自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翰已陵宋城樂毅已  
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

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

之謳孟子淳于棼曰昔王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繇繇之謳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

但文人遊睢息惟渙者學藻績之絲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

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

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

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靖人傳曰原

遊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是何

言歟夫駮驥垂耳於林檎雅曰野外謂之林檎外謂之問

鴻雀戢翼於汙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

曰鴻鴈高飛不集汙池襲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廩之下乘也

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廩置之外廩及整蘭

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又玄揮勁陵厲清淨

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爾雅曰晨風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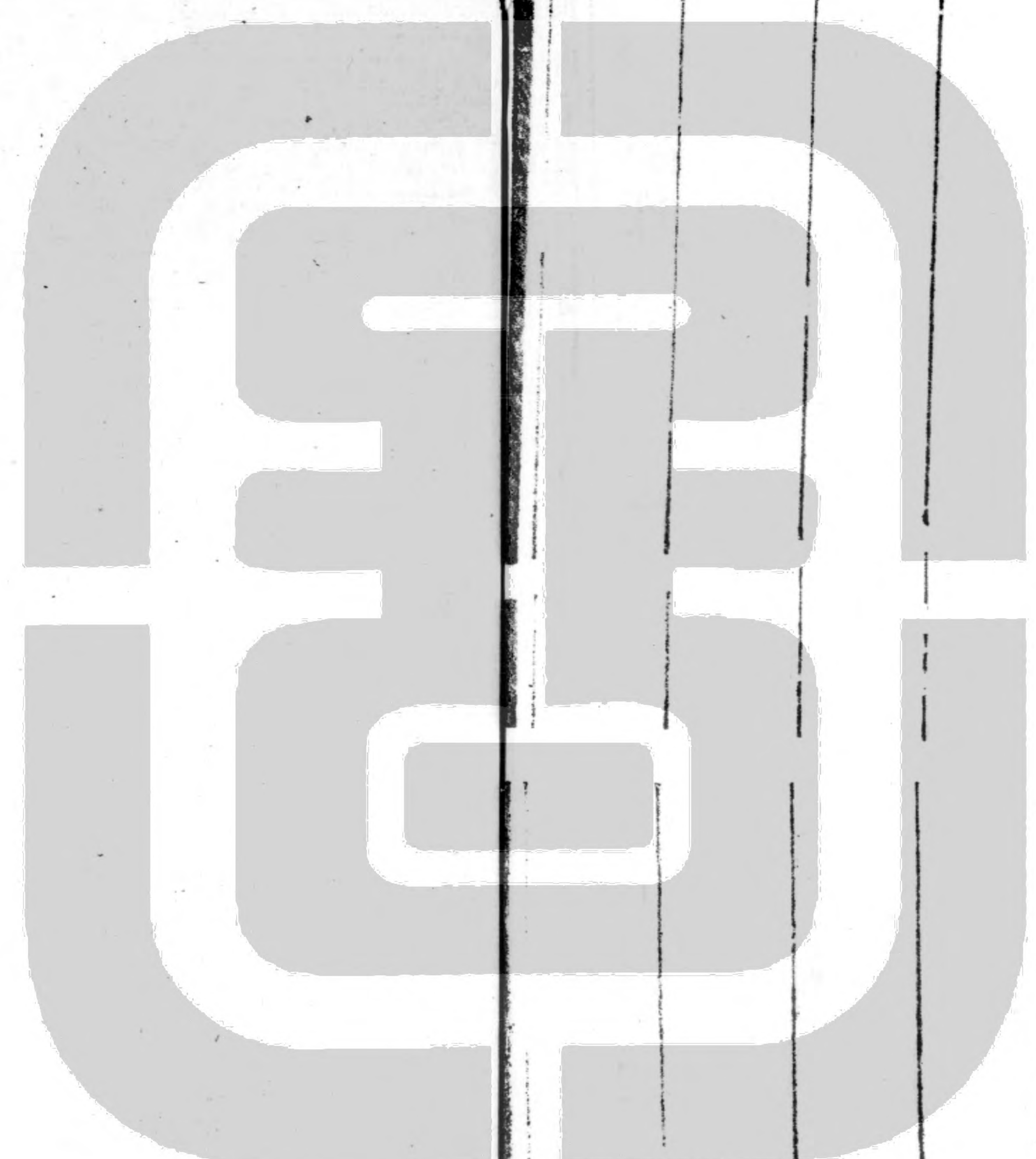
也毛詩曰濕有六駮毛長恐猶未信立言必大噓也洪白

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

或無立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

文選卷第四十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flyleaf or endpaper.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vertically across the page.

Small vertical text at the top right ed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Small vertical text at the bottom right ed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